



常有人问南京的民国老建筑有什么特点,一时间真回答不了。凡事不能太较劲,人世间很多问题看过去简单,认真当回事,便会发现不简单,譬如南京的民国老建筑。

说起老南京,最有文化含金量的就是六朝文物。六朝文物草连空,真正的六朝文物又在哪儿。

几年前,几乎同一时段,我见到了两条新闻,一是“广州出土400余件六朝文物,尿壶虎口大张”,一是“韩国古都遗址考古频现六朝文物”。这能说明什么呢,说明六朝繁华,说明六朝的影响,也说明南京没多少货真价实的六朝文物,至少了,任何地方见到几件,都会显得非常珍贵。

怪就怪那隋炀帝,打下南京,一把火把六朝的建筑烧个干净。说起来伤心,所谓六朝文物,只能在唐诗宋词中寻找。甚至最著名的“六朝文物草连空”诗句,也不是写的南京。

去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一点,我们当年上海市杨浦区怀德路第一小学五(1)班的同学在海烟大酒店相聚了,这是我们在分别了近四十二年后的首次聚会。

在聚会的两周前,我接到了小学同学李志强的电话,他和张建雯等几位同学为筹备这次聚会费尽心思,花了很多钱。

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的班主任——敬爱的梁丽玲老师将参加聚会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尽管过了四十多年,可梁老师当年对我那亲切教诲、严厉有度、关爱有加的情景就像过电影一样,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现。

我是一九六五年秋天入学。从小学一年级的(1)班到五年级的五(1)班,梁老师都是我们的班主任,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。记得低年级时,她还是我们的数学老师。

刚开始上学时,我学什么东西都比别人慢。学拼音分不清前后鼻音,就连声韵母放在一起也不能准确地拼读出字来,花了很长时间不得要领。梁老师除了课外辅导我,还多次家访,与我母亲反复沟通。我母亲也是教师,为了配合梁老师,自己买了拼音书学习,然后再帮我反复练习(母亲的这一段是这次聚会时梁老师告诉我的)。

经过老师和家长的协力帮助,我总算开窍了,过了拼音这一关,这对我以后的语文学业很重要。每当与母亲回忆起我童年的这一段,她总说:“你们梁老师不光是你们的老师,也是我的老师,她可以称得上是我们教师的楷模。”母亲这话是由衷而发的。

梁老师是上海市优秀小学语文教师,曾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,出版过小学生语文基础训练丛书,这是我后来听说

公元838年,36岁的杜牧在安徽宣城游玩,写下了《题宣州开元寺水阁》,尽管说起南京历史,动不动会引用这一句,而这诗跟南京没关系。

文物讲究实物,南京的民国老建筑很多,多了就不稀罕,就不会想

南京的民国老建筑

叶兆言

到它也是文物。像我这样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同志,记忆里那些老房子,基本上都是民国老建筑。印象中,小时候没见过盖房子,建筑在我童年时代是静止的,除了挖防空洞,大家都住老房子,一旦住了,随遇而安,也没什么改变。

大兴土木是改革开放以后,直接后果是许多老房子不当回事地拆除。因为多,想拆就拆,好在太多,想全拆还没那么容易。最后新建建筑多了,才发现老房子少了。物以稀为贵,因为少,又开始珍贵起来。大家

我上初小时很贪玩,上课时经常会经常在课桌下弄小虫,做折纸,玩玻璃球,弹皮弓等各种玩意儿,思想无法集中,以致功课老是跟不上,这一切总逃不过梁老师的眼睛。她会用那种只有做过她学生才懂的眼神一瞥,我就会像触电一样,知道又犯错了。下课后就会被叫到办公室里想想。

现在想来,梁老师的谈话是非常艺术的。她一边帮我整理衣领,掸去衣服上的灰尘,一边指出我的缺点。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,每次谈话后我总是眼泪汪汪,决心以后不再犯,一定好好听课。然而,孩童的天性使我坚持不了多久,又会在课堂上玩到人神。但梁老师是不会放松的,她会让我班小干部给我父母带信。每次父母看了梁老师的信,我就要有麻烦的挨训,竹尺上手,到追加作业。通过不断的纠正,我慢慢能够集中精力听课,学习不那么困难了。每当梁老师看到我有一点点的进步,就会毫不吝嗇地在班上表扬我,让我感到我的努力得到了认可,心里暖暖的。

记得有一次全校六一儿童文艺表演时,梁老师让我担任我们班大合唱的领诵。我们好像唱了《大路歌》、《到敌人后方去》和《战斗进行曲》。还记得开场白是这样的:“今年五月,是毛主席(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)发表二十八周年,我们在此欢聚一堂,满怀豪情。请听……”那时我感到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誉。

梁老师是上海市优秀小学语文教师,曾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,出版过小学生语文基础训练丛书,这是我后来听说

突然想明白,有心保留是一种文化,野蛮拆除也是一种文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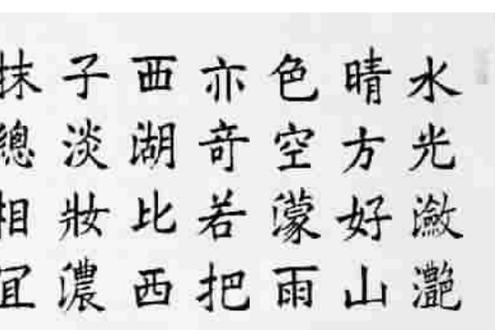
南京的《扬子晚报》有个读书版编辑叫蔡震,学美术出身,既能绘画又玩文化。他属于那种很在乎老房子的人,发宏愿要让年轻一代了解南京的民国老建筑,要让老建筑成为历史教科书,用幸存的老房子为标本,当作活化石,通过它们来展现当代南京风貌。于是就画,画了很多速写,还出了书。

面对这样一本书,读完以后,不得不产生遗憾,很容易有懊悔心情。作为普通老百姓,民国老建筑被拆了那么多,还轮不到我们来负责,要认错也是领导的事。然而艺术是干什么的,艺术能干什么,我觉得它有个很重要功能,是通过想象恢复,通过记忆再现。艺术就是充分利用想象和记忆,因此仅仅描绘那些幸存的老房子,写成份太多,难免是走近路,是避重就轻,是在拣容易的工作去做。

月在门里

陈迅

郑板桥在他画的《竹石图》上颇为洒脱地题写道:“茅屋一间,天井一方,修竹数竿,小石一块,便尔成局。亦复可以烹茶,可以留客也。月中有清影,夜中有风声,只要闲心消受耳。”其中一个“闲”字格外抢眼。苏东坡说,“何夜无月,何处无竹柏,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”。白居易说,“身闲心无事,白日为我长”。现代绘画大师潘天寿曾用浓墨在白纸上画出两只小鸡,题跋云“闲向阶前啄绿苔”。其中的“闲”是用繁体字写的,即“閒”。月在门里,何等闲适。



书法 杨永法

的。然而对我来说,最受益匪浅的是听梁老师朗读课文。

每次上新课时,梁老师总是先示范地朗读一遍课文。她那声情并茂,抑扬顿挫的声音,可以引人入胜地让学生们带入课文的意境。整个教室鸦雀无声,我们或沉浸在故事情节里,或想象着课文所描述的美丽场景。梁老师那从容优雅的风度和沉着明亮的嗓音,在我们眼里无人能比。我记得最深的课文好像是:《小河流过我门前》、《司马光砸缸》。

那时,我们班经常被邀请举办全区公开课,区里许多学校的老师都来听梁老师上课,教室的空余地方摆满了座位,坐得挤挤的。每次公开课,我们都会特别专注,梁老师提问时,大家都会举手争着发言,气氛聚一堂,满怀豪情。请听……”那时我感到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誉。

梁老师是上海市优秀小学语文教师,曾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,出版过小学生语文基础训练丛书,这是我后来听说

这次聚会时,我问梁

拖拉机一来,命运变化最大的,是村里的牛。

最初商量拖拉机放在哪里时,指导员就说,放牛棚边最好。还加了一句:“拖拉机也是牛,铁牛。”队长跟指导员意见常不合,这回两人意见倒一致。于是,紧贴牛棚,又造了一间房:拖拉机房。

拖拉机的到来,搅乱了牛的平静生活。队里有两条牛,一条是水牛,一条是黄牛;水牛老些,黄牛嫩些。水牛老实,给它一筐草,它从上面吃到下面,从不造次;除了夏天见水要冲下去“蘸塘”外,一整年,它几乎没有出格之举。黄牛就不大老实,脾气很坏,常用牛角顶人;吃东西也挑食,偶尔给一次豆饼,以后就常常“兜底翻”,把牛鼻子垦进筐底,找豆饼吃,把草翻得满地都是。

两头牛有明确的分工:水牛耕地,黄牛运输。这也算是扬长避短:水牛听话,力气大,喜水,作田效率高,扶犁的人都喜欢它;黄牛则不然,懒,不肯沾水,它只有一点好,架着车子上路,走起来还算卖力,就靠着这一点,



书法 杨永法

独行近途时,我会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,健身还环保;若是旅途遥远,客车或火车就是经济实惠的首要选择,但外出办事或带孩子出门,坐出租车是在所难免的事情,遇到很多出租车司机,大都态度和缓,车技稳当,几分钟的旅途,合作愉快。但也有另类的……

那次是从县里回镇上,我和别人拼出租车了。司机特别能侃,不是点评国内外时事,就是八卦各路明星富豪的绯闻事件,最后还竭力推销自家富余的房产……他说得太投入,害得我特别紧张,担心他只顾说话,疏忽看路况,引发事故。不好意思打断,只好简短地敷衍应答,可他毫不在意,说得是眉飞色舞、吐沫横飞。四十多分钟的路途,脑仁都被魔音折磨得生疼。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,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赶紧下车,真是:坐车有风险,话唠需躲避。

也有特别沉默的司机,一两句问话如石沉大海,连个回音都没有,搞得车里气氛特别沉闷,建议他放车载音乐来听听,等了好一会儿,才叮叮当地抛出两个字:坏了。话多了是噪声干扰,话太少也挺让人难熬。

还有业务繁忙的,一路上一直打电话,遇到红灯等候,也不着急,正好可以专心多聊两句,非要后面的车狂按喇叭,这边才肯推档前进。赶上那次着急考试,真是硬生生地压着火气,心里碎碎念个不停:别再聊了,再聊,等会儿我就一把抢下你的蓝牙耳机扔外面去。

当然,印象最深的司机还是要数去四平的那年冬天,孩子四岁,我们领他到四平市去玩,人流涌动,出租车特别不好叫。我拎着一大堆寻购的战利品,老公抱着沉甸甸的孩子,两人走出快一

黄牛角 水牛角

——乡野行迹

彭瑞高

它成了“运输队长”。

新买的手扶拖拉机第一次开过牛棚时,两头牛都吓坏了:水牛抬起头,大眼睛惊恐地看着我们;黄牛则狂暴地跳起来,要挣脱牛绳的样子。直到拖拉机熄火许久,它们才静下来,不过眼里依然存着疑惧,好像在问:喵喵的,这是个什么鬼东西?

第二天一早,我们去机房开手扶拖拉机。冷机发动时,隔壁的两条牛又大大地吃了一吓。水牛好些,只是眼里惊恐,四脚不断地踩碎步,像要把惧怕踩碎一样;黄牛则暴躁得很,蹦蹦跳跳,直把牛棚跳得灰雾腾腾。这时,正好队长走过来,揪住黄牛角,大声说:“嗨!你跳个什么?它也是牛,你也是牛,一家啊!”黄牛不睬,依然犟头倔脑的,把草筐子也踢翻了。

不过时间一长,拖拉机在牛棚前来回经多了,两条牛也慢慢习惯了。也许它们想,这鬼东西虽然声震,倒也不惹麻烦。有时我们走过牛棚,黄牛听见拖拉机走近,就会从鼻子里喷出一声“哼”来,一副看它不起的样子;水牛则抬起头,用大眼睛一扫,继而低头吃它的草,居然还有些淡定的意思。两者比较起来,水牛更见灵性,它一双牛眼里的目光,对铁牛表现得越来越平和,甚至显出了某些友好。我突然想起,这是它

“铁牛”干得忒多了!农忙时,手扶拖拉机换上铁轮、犁铧,我和国强轮班干,人停机不停,一天一夜,能作二十来亩水地!这些活,过去都是水牛来干的,现在,除了边角地还让它来犁一把,大部分时间,它就呆在牛棚里,吃草、乘乘风凉,有时还下河蘸蘸塘,朝天叫两声,简直太舒服了!

那条黄牛就有些不识相。农闲时,我们给拖拉机装上拖斗,把它改装成一辆运输车,去镇上采谷,到外县运砖……天天要跑上百里,风吹日晒,两人的面孔都黑出了油来。这些运输活,本来都是黄牛扛的,现在不用它辛苦了,等于把它供养

了起来。可它一点也不记情,一旦吃食不好,见我们开拖拉机走过,牛眼就恶狠狠的,好像我们欠它什么似的。

终于有个冬季,队里买来第二辆拖拉机,当然还是“手扶”。

两条牛实在没用了。队长对我们说,你们上镇去,把它们卖了。我们软硬兼施,把两条牛赶上拖拉机拖斗。乡亲们说,你们看着,一路上,它们会哭的。

我们边开边往后看,却见不到牛落泪。两头牛站在铁牛的拖斗上,昂着头,居高临下地看整个世界,牛眼里没有恐惧,也没有仇恨,充满的,却是对村外世界孩子般的好奇。我突然想起,这是它们第一次远行。

我遇到的奇葩司机

蔡敬乐

站地,才遇到一辆空车。我晕车的情况特别严重,每次都要坐到副驾驶的位置,时刻盯着前面路况来转移注意力,恶心的情况才会好些。所以,我当然就直奔副驾驶的位置,打开车门问司机:“后备箱能打开吗?东西好多。”司机往这边探了探头,不耐烦地说:“就放后座嘛。”于是,我关上前面车门,又打开后面的车门,把一堆购物袋塞进去,剩下的位置不够他们爷俩坐,于是,我努力地把东西擦好。待我从车里钻出来,孩子就着急往车上爬,可他个子小,穿的羽绒服太长,迈腿很费力,老公看他使劲爬也爬不进车的样子,笑呵呵地把他抱起来,放到车门一边,自己坐进车里,然后,一把把孩子拉进车里。看他爷俩坐稳了,我赶紧钻进前面副驾驶的位置。一阵忙乎,简直是尘埃落定的感觉,只待司机急驶出发了。谁知,司机一边发动,一边冷飕飕地扔来一句:“没坐过车呀?”我一向

嘴比脑子快,反击道:“是啊,没坐过像你这样高档的车呢!”他瞪了我一眼,不再言语。十几分钟的车程变得格外漫长。等下了车才长长地呼出一口郁闷之气啊。

一句好话,暖三冬;一句坏话,寒半生。此后,我们再去四平,一提起那座城市,总有股阴冷之意袭上心头。从某个角度上讲,出租车司机的素质体现着他所在城市的素质,他的态度也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态度,是包容、温暖,还是拒绝、排斥。司机们你们责任重大啊。

“英伦车”虽有折

叠式斜坡,但如没人帮忙,轮椅车自己是进不去的,明请看本栏。



十日谈

我乘出租车